

寂

靜

罗伟章 著

史

最后一位女祭司在“灾星”与“仙人”身份间辗转
以追求“不要命”隐藏往事的男子
被排挤的少年因其特殊成为另一个少年的偶像
七位“主动失声”的男女，七场当代中国的“喧哗与骚动”
人民文学奖得主罗伟章主题性长篇小说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寂静史/ 罗伟章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20.6
ISBN 978-7-5702-1420-4

I. ①寂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0)第 002481 号

策划编辑: 王苏辛

责任编辑: 杜东辉 胡金媛

责任校对: 毛 娟

封面设计: 政凯 x 1xLE Studio

责任印制: 邱 莉 杨 帆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: 12.1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84 千字

定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月光边境 / 001

现实生活 / 051

回忆一个恶人 / 109

越界 / 157

河风 / 212

一种鸟的名字 / 265

寂静史 / 314

月光边境

下午四点半，一个食客也没有，二楼空荡荡的，数十张乳白色餐桌，很落寞地等在那里。乳白色，让人联想，落寞也让人联想，四点半呢？同样如此——每一个时空，以及这时空点上的每一种表情，都会让人联想。林娅挽着一条胳膊上来，踏着木楼梯。楼梯很新，响声却极古旧，古旧得蛛丝网结。这样的响声，林娅仿佛在哪里听过。想起来了，是在一部电影里。那是去年秋天，有天到了后半夜，她还睡不着（其实是不敢睡，一闭上眼睛，就噩梦相续），便在网上找电影。也没啥特别想看的，有个陪伴就行，于是胡乱敲了两下键盘，出来一个“怪”字，怪就怪吧，点了“搜索”，第一条即是《怪房客》，波兰斯基的作品：波兰裔青年塔尔科夫斯基独自来到巴黎，要租间公寓，他想租住的地方，之前的房客名叫西蒙·周，不知何故，西蒙跳楼自杀，在医院等死，待其气绝身亡后，塔尔科夫斯基顺利地成为了新房客。乔迁之喜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快乐，这栋古老的公寓里，住着若干沉闷而阴郁的男女……林娅闻得见阴郁的气息，也闻得见房客的气息，包括塔尔科夫斯基的气息。她成了电影中的一员，成了那栋公寓的一员，她在深夜里去敲塔尔

科夫斯基的房门，挤着喉咙跟他说话。她看见自己的喉咙成为被挤扁的管道，她的声音如癞皮肮脏的老鼠，从管道里爬出，钻进塔尔科夫斯基的身体。塔尔科夫斯基的脏器和脑腔里，群鼠汇聚，吱吱吱地，将他的阳气掏空，把他变成女人，他戴着髻曲的齐腰假发，穿着花裙子和高跟鞋，翻上窗台，纵身跳下。这正是西蒙·周自杀的原因，也是西蒙·周自我毁灭的方式……林娅打了个寒战。

电影里的木楼梯，有人时响，没人时也响，那响声怎么跟这酒楼里的一模一样？

林娅把那条胳膊挽得紧了些。

服务生在楼梯口迎接，将他们引向林娅选定的 23 号桌。

这位置傍墙，离窗子远，墙下有迷离的光，淡淡的暗。

傍墙一缙，不是厅里的圆桌，而是卡座样式，只是没加隔板。林娅二人对面坐了。坐下男人就点菜。从点菜的口气，所点菜品和分量，服务生即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出他们的关系。开始以为是父女呢。六月中旬，阳光热烈，暑意扑身，男人却规规矩矩地扎着衬衣，打着领带。老男人都这样，泡上了年轻妹儿，就把自己收拾得很精神。他们误以为岁月是可以“收拾”一下就能抹掉的。服务生还从两人的口音，判断男人是本城人，女人则是外来户；男人的住家，绝对离这条街远，否则会要个包间，没要包间，证明不怕遇见熟人。

这家酒楼名叫黄龙场，里面的服务生都是精挑细选的，察颜观色是基本素质，老板要他们有这样的素质，是为招揽生意，让顾客产生帝王的感觉（取名黄龙场，就暗含这样的意思）；既是帝王，没说出口的需要，服务生得提前看出来，并及时地服务到位。但他们并不像老板要求的那样老实，尽过本分之余，往往还用一双透视眼，看穿客人衣冠底下的秘密。

不过这回他们是有些自作聪明了，林娅跟那男人，并非他们想

象的那种关系。

他们就是一对恋人，正正经经的恋人。

差不多两个月前，林娅的大学同学朱家文，要去日本读研，临行前约她吃饭，除她之外，还约了几个朋友，都是林娅不认识的，其中就包括他——唐宗成，朱家文叫他唐哥。按年龄，林娅觉得该叫叔叔才对，但现在叔叔也成了一个敏感词，尤其是年轻女子，不能轻易把男人叫叔叔；叫哥又不搭辈分，林娅就叫了他唐老师。那天的饭局持续了四个多钟头，空出几大箱啤酒瓶，但谁也没醉。醉意都被说话说走了。快分手时，朱家文对林娅说，你跟唐哥留个电话吧。又对唐宗成说：我们班四十七个同学，只我和林娅到了成都，林娅的老家又远，今后麻烦唐哥多照顾。言毕，朱家文把剩下的半瓶啤酒倒进杯里，一口干了，说是敬唐哥。林娅暗笑，不明白朱家文为啥突然这么关心起她来了。大学毕业已近三年，两人先后不出半月到了成都，林娅在城西东方培训学校教日语，朱家文在城南某图书公司做编辑，除了上个月初朱家文主动约过林娅喝茶，平时都是林娅主动打电话去，林娅的电话不去，朱家文的电话就不来，两人见面，也全是林娅去城南找他。对此，林娅并不生他的气，她知道他在备考日本千叶大学法学研究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无非只是同学，彼此没有任何感觉，更说不上牵挂。事实上，林娅想起他的时候也非常少，都是把可想的人想遍了，才会想到离她最近的朱家文。不过林娅承认，某些个别的瞬间，她会纳闷：朱家文分明没谈女朋友，为什么对我一点想法也没有呢？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过一年零二十五天的恋爱史吗？——她这样思忖着，却并不伤心，连惆怅也没有，因为她对朱家文也毫无想法，之所以纳闷，只是过于孤单的缘故。失恋过后，林娅就一直觉得孤单，来成都后更是，许

多个夜晚，她数着光阴一寸一寸从面前挪过，老也数不完；那时候，她感觉自己就像个春运期间火车站的检票员，前方是黑压压的人头，腿站酸了，腰累断了，抬眼一望，照旧人头滚滚。

尽管心里发笑，林娅还是很感激的。到底是同学。想必，朱家文跟唐宗成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否则也不会把她托付给他。但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，林娅一无所知，以前跟朱家文见面，都只是他俩，坐在朱家文就职的公司对面一家茶楼里，谈些过去的同学和老师，连各自眼下的工作也不说。林娅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说，一对一辅导，一对二辅导，一对多辅导，循环往复，且大多是短期培训，学员顶着时间来，来了就讲，讲完就走，连句闲话也没有。朱家文应该不至于此，工作的性质，决定了他必然跟各色人等打交道，但他也不说，证明那些交道并不重要。他和唐宗成，很可能也只是普通朋友，临行前托付一下，无非是表明关心同学的态度，加上在座的，唐宗成最年长，托付给他最合适。如此而已。

可唐宗成却认了真，主动要了林娅的电话，且叮嘱林娅存上他的号码。饭局结束时，已近子夜，朱家文就住在附近，跟所有人握过手，道过别，摇摇晃晃地先回去了，别的人，因知道要喝酒，除唐宗成，有车的都没开车来，都站到街边去等出租。唐宗成也喝了很多酒，不能开，就把车扔在车库里，同样站到街边等出租。他问林娅住哪，林娅说清溪西路，唐宗成说我也是那方向。于是两人上了同一辆车。唐宗成坐在副驾上，跟后排的林娅摆龙门阵，话题围着朱家文转。在唐宗成嘴里，朱家文是了不起的青年才俊。林娅又想笑。她从没觉得朱家文是才俊，以前没觉得，现在照样没有。他考上了千叶大学研究生，当然值得庆贺，但不能证明什么，唯一能证明的，是他比别人多一份努力，多一份心。不过怎么讲呢，谁也不比谁笨多少，才俊和常人的区别，恐怕也就在于多那一份努力，

多那一份心。这么一想林娅有些黯然，感觉同学与同学之间，慢慢的就要分出个山高水低了。可人们习惯于把眼光留在往昔，觉得自己跟某人是同学，彼此半斤八两，殊不知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人家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你却停在原地，检视身上的赘肉，怨恨命运的不公。林娅的父母亲就是这样。她父母是高中同学，三十年来，都在同一家食品厂当工人，他们的另一个女同学袁××，却步步高升，而今已是沿海某省委宣传部部长，父母最怕别人提到她，每当有人提起，他们都像遭到侵犯，然后母亲说，念中学时，袁如何穷，别人吃肉，她站在远处，闻着肉香，口水顺着嘴角流，流得一塌糊涂；又说，月经来了，袁草纸也买不起，裤子弄得血迹斑斑，像被捅了几刀。母亲说这些时，眉飞色舞，可听众离去后，就立即跟父亲一起，现出颓唐相。别人的光鲜，让他们看见了自己脚下的污泥浊水，也看见了自己人生的败迹。要是袁触律入狱，或干脆得绝症死了，他们会迅速演变为成功者，并对袁抱以十二分的同情。真可怜。但林娅来不及可怜她的父母，就被父母厉声呵斥。她所做的一切，父母都不满意。因为袁没进监狱，也没有死，父母就还是失败者，他们要让女儿为自己打翻身仗……

成都人喜欢夜生活，刚到成都时，林娅简直吓住了。她出生的北方小城，包括她念大学的城市，谁晚上十点过还在街上晃荡，差不多就是流氓了。成都咋这么多流氓啊！成都人的夜晚从十点开始，满街男女，赤胳膊露腿儿的，有的女人裹着睡衣，趿着拖鞋，半仰着头，一副无处安放自己的模样。后来林娅慢慢适应，晚饭过后，也出去溜达。然而每次回到租房，她都像做了一场梦。人群成为她的镜子，照出她的孤单和寂寞……再寂寞，也不像今晚。朱家文就要远行了。他在的时候，像是可有可无的，不在了，才感觉缺了一块。出租车从一环拐到二环，又从二环拐到二点五环，毕竟已到了

夜，二点五环两侧，又没多少正经街道，车稀人少，出租车跑得飞快。远一寸就是遥远，多一尺就是天涯。林娅突然很难过，有种想流泪的感觉。为谁呢？她不知道。唐宗成不停地跟她说话，她得应付。车过一处恢宏的建筑前，唐宗成说：我就住在里面。林娅一看，那幢建筑不过是个门坊，门坊上凸出几个乳白色浮雕大字：天府花园。这是富人居住区，远近闻名的。外面修了围墙，围墙并不高，只见里面茂林修竹，墨绿森森，倒不怎么能看见房子。林娅说，那唐老师你下呀。唐宗成说，我把你送拢。又对师傅重复说，去清溪西路。车转眼已跑过千米，林娅不好坚持。

其实，她多么不愿意唐宗成送她，更后悔跟唐宗成坐了同一辆车。

回到租房，洗过澡，林娅才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后悔。朱家文明天就要出国，且不是出去十天半月就回来，她该好好为他饯行；至少，聚会结束后，她不该跟别人一样，急着离开。吃饭的地方，距他们平时见面的茶楼，只隔半条街，他们可以去茶楼再摆谈一会儿；谈到天亮又怎样呢，反正那是家通宵茶楼，反正朱家文可以到飞机上睡，反正她是失眠惯的，也不在乎一夜不睡。这时候，林娅才想起竟然没问朱家文明天什么时候走。她要去送他，或者，最好，现在就到 he 那里去……她从坤包里摸出手机，斜躺在床上，给朱家文拨。

朱家文关机。打了几次都关机。

林娅只知道他住在城南，具体住哪里并不清楚，关机，就意味着消失于城市的丛林。

这一夜，林娅似睡非睡，却乱梦如潮。她一直在飞机上，飞机追赶着日出，又追赶着日落，始终没有着陆的意思；冷啊，不明白为啥那么冷。她找空姐要了两床毯子，一床披在肩上，一床搭在腿

上，还是冷到骨头里。她的骨头结了冰，冰成了她骨头的骨头。待她醒来，才发现自己根本没钻进被窝。她一直保持着睡前给朱家文打电话时的姿势，手机还握着。

窗子上麻黑麻黑的，鸟鸣声却又亮又宽阔；光明并不是光才能给予，鸟鸣声同样能给。其实就一只鸟。无需看表，就知道是在五点十五到五点二十之间。每天清晨，五点十五分，那只鸟准时鸣叫，它是鸟界的更夫，说更夫不对，是司晨者，它起音的那声，从低音区跨入高音区，不是直接跨入，而是螺旋上升，渠引春水，弯弯绕绕，婉转绵长，接着是一连串鼓点似的声音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如挨个敲邻居家的门。这样敲五分钟（不多不少，就五分钟），另一只鸟应和，应和五分钟，群鸟齐鸣。一天的日子，就这样开始了。林娅很想认识那只司晨鸟，但它虚虚实实地躲藏在黑暗和黎明的边界，在极近处，又在极远处，因此一直不知道它长什么模样。

这天，林娅醒来，裹了被单，照例走向长方形的窗口，拉开白底红花的窗帘，朝下张望。有只黑猫从花园电箱上跳下，伏着身子，迅捷地隐入梔子花丛中。这时第二只鸟开始叫了，同样是虚虚实实，忽近忽远，捉摸不定。她又回到床上，坐着，拿起手机，心想是不是给朱家文拨过去。太早了吧，过一会儿再说吧。她再次躺下。这次是真正睡着了。当她醒来，已听不见鸟鸣。鸟鸣声被市声当早点吃了。已是八点一刻了。她昏头昏脑跑进卫生间，一蹲就老半天起不来，像昨夜灌下的啤酒，现在才被放行。然后是洗漱，梳头，搽脸。她把脸打得啪啪响，觉得脸不痛，响声痛。疼痛的响声使她清醒，也让她有了某种轻残的快意。不经意间，又花去二十分钟。九点有她的课。幸好不远，出清溪西路，穿过同盛街，步行十七八分钟就能走到。一路上她都在想，是不是给朱家文打个电话。可这时候打过去有什么意义呢？等上完课好了。课是两小时，十一点结束。

虽这么想，进校门之前，她还是拨了。依然关机。还在睡呢，这家伙！他很可能是下午或晚上的飞机。这样就太好了，她今天下午恰恰没课，学校又不要求坐班，正好可以去送他。她也便把手机关了。上课的时候，是不能开机的，特别是不能响铃，铃声一响，不管你接没接，都扣除半月薪水，接了，扣整月，那些影子般的巡视员，见你接电话，甚至会直接冲进来，当即把你从课堂请出去，从此别想再进来。候在门外的求职者，成天都是，请进请出，就像吐吐舌头一样方便。林娅不想丢了这份工作，她需要这份工作。并不喜欢，但需要。世上最强的人，也很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她不是强者，更不是最强者，只能把见到的第一个洞穴，当成最安全的港湾。蜷在那洞穴里，可能很不舒服，安全就好。她也知道身边到处是洞穴，但她拿不准那些洞穴是否会更不舒服，也拿不准它们是否已被占满、自己根本挤不进去。

上完课，刚开机，电话就响了。

是唐宗成打来的。

唐宗成说，林娅，我给你拨了一个钟头电话了。

林娅吃了一惊，唐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

中午有个酒会，想请你来。

原来如此。

看到来电显示是唐宗成，林娅就有些抗拒。说不清缘由，就是抗拒。真要说出一点理由的话，恐怕与唐宗成昨晚把自己住处指给她看有关。此外还有吗？有的。她现在急着跟朱家文联系，不想受干扰。于是她撒了谎，说学校有事，走不开。那就改到晚上，唐宗成说，六点钟我过来接你。听见这话，尤其是说话人的语气，让林娅感觉到，自己在抗拒，却又无力拒绝，因为对方不打算跟她商量。

他邀请她，却把她的意见和想法排开，她人被邀请，意见和想法不被邀请。参加一次酒会本来没什么，然而……就如同几个人看电视，分明看着同一个节目，也都喜欢看那个节目，却非要把遥控器拿在自己手上才心安。唐宗成是在抢她手里的遥控器。唐宗成受朋友之托，关心她，可对她而言，被关心，同时也就是一种丧失。关心你的人越强势，丧失得越彻底。唐宗成太强势了。虽刚刚认识，但只要碰一碰他卵石样的目光，也就碰到了他的心：陡峭，灼热，既可以吞噬，也可以融化。正因此，林娅才躲避。事实上，她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掌握过遥控器，所以抗拒也好，躲避也好，都只在深渊里，渊面之上，无论竹筏还是汽艇，谁想进她的河流，她都承受。或许，在唐宗成的酒会上，能见识到别样的风景，但某些人为你打开一扇窗，却可能关闭你所有的门。她不敢也不能去冒那个险。何况，她还拿不准朱家文什么时候走，她要去送他。

她紧张地思索着，希望尽快找到推辞的理由。这叫她厌恶自己，推辞就是推辞，需要什么理由？但她做不到，没理由就推辞，人家会怎么想呢？某些时候，真有推不掉的事拒绝了别人，她也要纠结好几天，像欠了别人很大一个人情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她真正能够自由相处的人，只有朱家文。

可朱家文就要漂洋过海，去往异国他乡。

去送自己同学，难道不是最好的理由吗？

唐宗成却没给她讲出这理由的机会，就诉苦一般告诉她，说他一夜没睡，早上八点过回家，才勉强睡了两个来钟头。昨夜，他送了林娅，又返回城南找到朱家文，两人聊到五点半，他又开车把朱家文送到机场。朱家文是七点四十的飞机，他是看着他过了安检才离开的。

林娅怔了许久，然后咧咧嘴，笑了一下。

又笑了一下。

两个无声的笑，加起来还是无声。

唐宗成很守时，下午五点五十到了她楼下，再打电话叫她下去。那部越野车实在太夸张，像能拉走一个旅游团。我们去宽窄巷子，唐宗成说。林娅没答话。人家的酒会，去月球还是去火星，又不由她作主。但她不喜欢那地方。宽窄巷子作为成都一景，她念大学时就听说过，凡提到它的人，都平添了六七分的口才，仿佛那地方不仅是成都的精神象征，还是每个地方的，是每个人的，因此到成都安顿下来后，她首先就去了。从宽巷子走到窄巷子，又从窄巷子走到宽巷子，她除了感觉到矫情，没有别的。美是美的，美到矫情，就不美了。

说是酒会，其实就唐宗成跟林娅两个。

这让林娅有些堵，但那一点堵很快就过去了。她内心更愿意这样。她不想跟陌生人接触。主要是怕。不是怕陌生人，是怕从某个陌生人身上看见了自己。她宁愿搂住生活的旧衣箱，在那个衣箱里，有她舍不得扔掉的斑驳，她担心光亮照进去，使那些斑驳无处安身又无处逃匿。唐宗成在窄巷子选了个大名鼎鼎的酒吧，还把酒吧的名字指给她看。她并不在意。好在里面相对清静。他们在紧傍书画廊的角落，对面坐了，唐宗成自作主张地给林娅点了茶（最贵的一种），又给自己点了，接着要了吃食，要了一打半斤装的德国黑啤。林娅昨夜喝得太多，不想喝，但她依然没吱声。唐宗成倒了两个满杯，要跟她干，她也就干了。酒吧里的啤酒杯像是帮主人推销似的，一杯能装下一瓶。没关系，我待会叫代驾，唐宗成说。林娅想，他昨晚为什么不叫代驾？是跟朱家文早就商量好了要回到城南，第二天一早好送朱家文去机场的吧？这让她心里有些酸。其实也没啥好酸的，人家跟朱家文的关系，或者说朱家文跟唐宗成的关系，本来

就比跟你近，唐宗成专门拦出租车把你送回去，已经是人情了。虽这样安慰自己，林娅还是有些酸。她原本觉得，在成都地界，谁也不比她跟朱家文之间更加自然和密切，尽管两人联系不多。早知如此，昨晚真不该让唐宗成去送她。

话都是唐宗成在说，跟昨晚在车上一样，说的尽是朱家文的超拔俊逸。昨晚林娅还想笑，现在她明白，唐宗成说的，或许才是真实的朱家文，是现实中的朱家文。她看到的是种子，唐宗成看到的是庄稼，种子和种子大同小异，可种子长出的庄稼却各不相同，有的种子还根本就不发芽。这么说来，而今的朱家文，确实已经跟她陌生。联想到他昨晚一直关机，再联想到他宁愿让唐宗成去陪他、送他，便越发感觉到自己和朱家文之间的距离……此时此刻，朱家文早在日本的土地上了，更没法联系上他了。唐宗成去接她之前，她还拨过那个号，十五分钟内拨了三次，每次都无法接通。她真正的失去了那个人。并不伤心——有什么好伤心的呢？——只是有些空。她好像能听见自己心里空空的声响。正在这时候，唐宗成说，林娅，你以后有了什么事，直接给我说，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人。林娅嗯了一声，说谢谢唐老师。叫我唐哥吧，朱家文叫我唐哥，你跟他是同学，当然也该叫唐哥。两者本无等号可划，但这就是唐宗成的逻辑。林娅想试着叫一声，却叫不出口。唐宗成期待地望着她。越是这样，越叫不出口。今天不叫也行，唐宗成宽厚地说，下次见面，还叫唐老师，我就不依了；你不必那么拘泥的，你就把我当成……你的事情，朱家文都给我讲过。

林娅的骨节一紧。

我的事情，朱家文能知道多少？

大学里按部就班的生活，自然是不必去说的，也没什么可说，唯一可拿出来说的“事情”，只有她那一年零二十五天的恋爱史了。

男方也是他们同学，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，很精明强干的一个人，老家跟她同一个方向，大二放暑假，他们一路坐火车回去，出发三个钟头，前面塌方，从下午五点，等到晚上十一点，车子又才启动。等的时光是那样漫长，漫长得能看见远近田野上的作物在慢慢成熟。跟着成熟起来的，是一种不可名状之物，发生在心里，她的心里，还有他的心里。只有身体能帮忙。他把衬衣从背后撩起来，盖住两人的头脸，吻她。从那以后，直到他次日清晨下车（她还有五小时车程），他的衬衣都没放下去过。她的嘴唇麻木了好几天，她妈说肿了，她自己倒没觉得肿，也看不出肿，就是麻木。人对人的私欲，有千差万别的唤醒方式，唤醒她的方式是嘴唇麻木，或像她妈说的，嘴唇发肿。一个假期像有百年，她想去看他，可父母不让她离开他们的视线，她脱不了身。他几乎以同样的理由，也没来看她，为此她有些怨，觉得男孩子不该被父母管成那样，何况你在学校是那么精明强干的一个人。但他给她打电话时，她能呼吸到他的呼吸，滚烫而甘甜。她知道他想她。天有千重，离恨天最高，病有万种，相思病最苦，单是电话上说，说得再多，也解不了那苦。好在终有见面的时候。她从没像这次一样，要那么急切地奔赴学校。此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，他们相互拥有。他是哪一刻推开了她，跟一个低年级女生好上的，她浑然不觉，直到被推开成为事实。世间许多东西都这样，成为事实之前，早已经发生。——她却浑然不觉。

朱家文只可能知道这么多（其实不可能知道这么多），就算再多一点，无非是她失恋过后，至今没找男朋友。对别的，比如那瓶硫酸，他不可能知道。

除了林娅自己，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。

那瓶硫酸像个老练的、意志坚韧的杀手，许多天不吃不喝，悄无声息地躲在林娅的书包里。有无数个傍晚，她背着书包在校园里

游荡，看见他搂着那个女生，坐在树林、草坪、半月湖畔或足球场的看台上。那女生瘦瘦小小的，仔细一看却又很结实，不像她，有一米七二的个子，纤细，柔韧，还有一张漂亮的脸。那女生不漂亮，可是他爱她。他搂住那女生的姿势，跟最爱她时搂住她的姿势，一模一样。书包里的硫酸对她无比忠诚，她走到哪里，它就跟到哪里，当她隐在某个暗角，手心冒汗地盯住远处分不出彼此的剪影，它就眼巴巴地、无限悲怜地望着她，且张嘴对她说话，它说：你这么辛苦，有意思吗？好歹你给我个准信儿，究竟要把我泼向谁？泼向那女生么？她分明没你漂亮，但他照样爱她，就算你毁了她的容，又有何意义？你毁了她，他会觉得她受到的伤害都是由他造成的，并因此生出负罪感，本来可能是一场短命爱情，由于这场事故，倒促成他对她不离不弃……你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我看见了，你是在想：如果他并不爱她，只是出于道义跟她不离不弃，你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是这样想的吗？那么我告诉你，爱是什么？爱不就是不离不弃吗？你真能把形式和内容分开吗？世间感动天地的爱情，从来就不是电光石火，电光石火只能烧成野火，猛烈一阵，留下狼藉的灰烬，真正的爱情却像天地万物，酸甜苦辣都具备，都品尝，都承受，自然、沉稳而缓慢，执手走过春夏秋冬。所以我说，你泼她，只能给你帮倒忙。那么，你是要泼向他吗？——硫酸咕嘟嘟冒几个气泡，冷笑几声，再进一步劝她：别折磨自己了，我知道你恨他，你恨他胜过恨她，但你谁也不想泼；跟“不想”比，你更不愿，不愿不是舍不得，而是，你早就眷恋了让自己成为命运的牺牲品。就拿读书来说，你根本就不想读这所大学，可因为你父母的同学袁××读了这学校，你父母便也希望她读，你父母只是希望，你却做得更绝，填报志愿时，只填了这所学校。你愿意把自己剁碎，往神龛上供，这样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你看见他搂抱她，亲吻她，抚摸她，

比他抱你吻你抚摸你时，你得到了更深的快乐！

她哭了。

那东西太无情了，它揭穿她，不给她留余地。

但她也从中受到启发：如果我泼了我自己，他会不会产生负罪感，并因此回心转意，对我不离不弃？

那天晚饭过后（晚饭是别人的，她并没有吃，吃不下；她连午饭也没有吃），她例外地没背着书包立即出门，而是等室友都离开之后——她们的去处多得很，教室、舞场、商场、溜冰场、兴趣小组、图书馆、电影院，当然，也包括去跟心爱的男友约会——她把门闭了，从枕头底下拿出日记本，放在傍窗的书桌上。那是几个室友的公用书桌，其实很少人去坐，大家晚上回来，都忙着洗漱，洗漱完毕直接往床上钻。女大学生的好多事情，包括睡觉，做梦，胡思乱想和完成作业，都是在床上完成的。书桌上常常空着，突然放了一个十六开的黑皮本子，定会吸引注意。林娅就是要引起她们的注意。当她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，住进医院，别人就会到那个本子上寻找线索。上面将近百页，密密麻麻，都记录着她的痛苦。由他带给她的痛苦。她之所以不记在电脑上，而是选择古老的方式，用钢笔吸了蓝墨水，记在本子上，就是要自己随时都能触摸到那些痛苦。她生动地想象着他知道这一切后，如何怀着刻骨铭心的愧疚，捧着鲜花，去医院看她，白天黑夜、寸步不离地照顾她……

这想象让她激动得战栗。她就在激动的战栗中，背着书包出了门。

结果，她最终没把硫酸泼向自己，而是泼向了别处。

万幸的是，那天她比室友们都早回宿舍，将日记本收了起来。

那瓶硫酸泼向了谁，她不愿去想。反正没人知道，她就当自己也不知道。这种选择性遗忘，帮助她获得了一种抗拒心。对记忆的